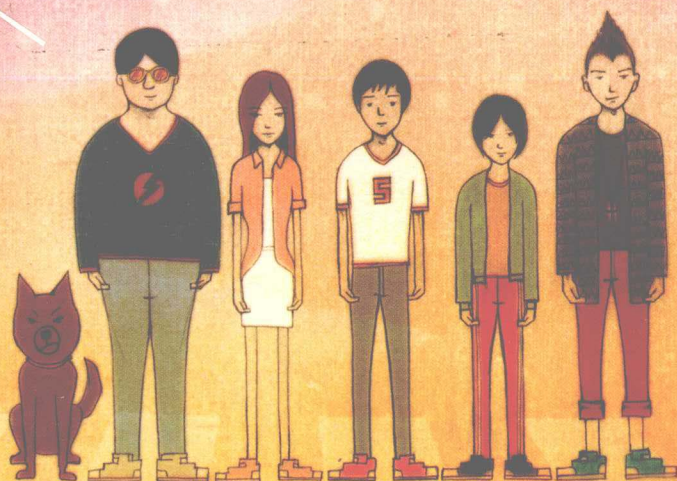


さぼく

沙漠

伊坂幸太郎 著

马杰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沙漠

(日) 伊坂幸太郎 著

马杰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漠 / (日) 伊坂幸太郎著; 马杰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 - 7 - 80225 - 877 - 8

I. 沙… II. ①伊… ②马… III.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I31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7488 号

SABAKU

by ISAKA Kotaro

Copyright © 2005 ISAKA Kota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JITSUGYO NO NIHON SHA ,Tokyo.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JITSUGYO NO NIHON SHA,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 - 2010 - 1648



沙漠

(日) 伊坂幸太郎 著; 马 杰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策划编辑: 姚 迪

责任编辑: 姚 迪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谜·视觉 张鹏志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30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33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一版 2010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25 - 877 - 8

定 价: 32.00 元



PART ONE 春



東

PART ONE 春

1

四月，大学生活的帷幕终于拉开。没有什么故弄玄虚的开场白，也没划下什么“从今往后就是大学生了”之类的明确界线，总之，大学生活的第一年开始了。

我坐在小酒馆离门口最远的一个座位，身子靠在墙上，四下张望着。烟草发出的薄薄烟雾积压在屋顶附近，不知是谁打碎了酒瓶——或者是酒精早就浸透了榻榻米的缘故吧——屋子里满是酒味儿。我的那些同学们拿着酒瓶在席间往来穿梭，一会儿大声地叫来叫去，一会儿起劲儿地附和着对方。我在一旁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心想：大家玩得也太兴奋了吧？

一个男生在我身边坐下，我扭头一看，目光直接就被他的发型吸引住了。他的头发向四面八方飞散开来，让人联想到鸟巢。

“我叫鸟井。”

“花斑钓鱼郎^①？”我条件反射似的问道。

“你说的是啥啊？”鸟井笑得很刺耳，发出一种“嘎哈哈”的声音。

“我说你的发型和那种翠鸟挺像的。”我指了指他精心打理过的发型，“你看，你的头发这么一根根地竖起来，真挺像花斑钓鱼郎的。”

“那是一种蝉^②吗？”

“是一种鸟。”

“明明是鸟，为什么还叫花斑钓鱼郎啊？”他个头儿虽然只比我高一点，但身材却不怎么壮，十分干瘦，一坐下来，两条长腿十分显眼。我对他自报家门，说我姓北村，他却看着干事嘟囔道：“这宴会搞得乱七八糟的，大家连个自我介绍的时间都没有。”

在我们俩的面前，一群乱哄哄的男生围做一团，那里面一个长头发的男生就是他说的干事。那个男生名叫“莞尔^③”，戴着一个花里胡哨的眼镜，装模作样地在那里抽着烟，大声地喧闹着。虽然他的名字和那个策划满洲事变的石原莞尔一模一样，但是他本人看起来却没有远大志向，也没有一点决断力。他身上唯一引人注目的东西大概就是那种溢于言表的轻浮了。一开始这位莞尔干事还信誓旦旦地说，等会场的气氛高涨起来之后大家就互相介绍一下自己吧。现在倒好，他早已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和女孩子打情骂俏的伟大事业当中，把什么自我介绍的事情忘到了爪哇国。

① 花斑钓鱼郎，学名“冠鱼狗”，一种翠鸟科的鸟类。

② 蝉在日语里发音是 semi，花斑钓鱼郎的发音是 yamasemi。

③ 莞尔在日语里的发音和“干事”一词一样。

“北村你怎么看起来那么没精打采的，为什么啊？”

“倒也不为什么。”

“你骗谁呢？”鸟井一口咬定地说，“你是不是觉得大家都玩得那么起劲儿，一个个都跟白痴似的？”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鸟井。

“猜对了是吗？”鸟井嘴角一撇，“学生大概可以分成近视眼型和鸟瞰型两个类别。近视眼型的家伙，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因为近视嘛，他们对远处的东西漠不关心。鸟瞰型的人——就是鸟瞰图的那个鸟瞰——对什么东西都是俯视的，从上面把一切尽收眼底。哎呀，我在周围看了一圈了，反正北村你应该是个鸟瞰型的。”

“什么叫反正啊。”

这是仙台市闹市区的一家全国连锁小酒馆的二层。酒馆的大门口闪烁着花哨的灯饰。我们这个法学院一班学生，大概八十个人在这里聚会。我们念的那所国立大学的课多数都在大教室里上，因此班级这种单位大概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不管怎么说同在一班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大多数课程还没有充分展开，再加上大部分人都是刚刚开始独自生活，还没找到什么新朋友，因此这次聚会几乎是全员到齐。

鸟井说他来自横滨。我对他的老家没什么兴趣，只说了声“哦”。鸟井见了，便一针见血地说：“你好像一点都不感兴趣啊。一般人都会问‘你横滨哪儿的啊’，‘那里的中华街很棒啊’什么的吧？”

“哦，中华街很棒啊。”

鸟井“嘎哈哈”地又笑了起来：“北村你哪里的？”

“我岩手县盛冈市的。”

“哦，我去过小岩井农场，嗯，上小学的时候吧。”

“感觉如何？”

“牛羊遍地啊。”鸟井这么说着，伸出筷子去夹小盘里的炖牛肉。

“什么啊，你这话就算没去过的人也能说出来吧。”

“北村，你真是个有意思的人。”鸟井拍了拍我的肩膀，站了起来，“这样吧，咱们走。不找几个女孩子深入沟通一下还算哪门子的大学生活呢！”

我心想，不是吧，就算不找女孩子深入沟通我们都已经是大学生了啊。

2

鸟井朝着两个离席较远的女孩走去，在她们的对面坐了下来。那副“不认生、自来熟”的样子就差没说一句“我来晚了，让你们久等了”。

桌子上的菜几乎没怎么动，服务员走了过来，又放下一大盘干烧大虾。那个女服务员似乎对上菜本身没什么兴趣，她好像更热衷于在满满当当的桌子上找地方塞下一个大盘子。虽然原则上说“未满二十岁禁止饮酒”，但是现今每个人都在拿着啤酒开怀畅饮。

“我可是关西人哦。”一个一头棕发的女生说道。那种说法好像在说“我是外星人”似的，十分奇怪。或许是因为化妆的缘故吧，她的眼睛和眉毛格外鲜明动人，两片红唇也十分引人注目。与之相反，她左边的那个女生只是披着一头及肩的黑发，脸上没有任何修饰。

“我叫小南，来自东京都的练马区。”

“我们俩也是刚刚认识的。”操着一口关西腔的女孩说道，“不过这孩子不怎么爱聊天儿，真愁死我了。”

小南几乎不怎么说话，但绝对不是那种没有亲切感的人。她双手捧着盛着啤酒的茶杯，仿佛喝茶似的，笑呵呵地。或许在这个夜晚的闹市大楼之中，只有她一个人沐浴在阳光之下。

旁边的鸟井大声地“哎呀”了一声。“小南？你是不是那个小南？”他一点也不见外地伸出手指，“你忘了？初三的时候！”鸟井说了一个东京都某公立初中的名字，一边说一边往前蹭。“二班，初三二班。”

他突然地这是要干什么啊，我吓了一跳，但小南却越笑越开心。“果然是你啊。”她点了点头。

“真是的，原来你早就认出我来了。北村，这个小南是我的初中同学。她们家是卖车的。”

“亏你还记得我们家是经销汽车的……”小南的小脸刷地一下红了。

“记得记得，当然记得了。虽然我们家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才搬到横滨去的……哎呀，太帅了，怎么能这么巧呢。”

我不是当事人，也不懂得到底发生了什么，实在没法理解这个“怎么能这么巧”的惊讶之处到底在哪儿。不过我还是拉着长音说道：“世界上还能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我在教室看见过你，那个时候我就想，难不成……”小南羞答答地说道，“不过，我又觉得可能是认错人了。”

“我说，小南啊，那个东西你还会吗？”鸟井问道。

“嗯，会啊。”

“弯曲、移动都还会？太棒了！”

他们俩这段你来我往的对话听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鸟井刚想继续的时候，关西小姐突然插嘴道：“你们看，那个‘东堂同学’好厉害啊。”或许她发觉大家谈话的话题中心正不断离自己远去而感到一丝焦躁。

我转过身顺着她眼神示意的方向，马上看到了她所说的那个“东堂同学”。在离门口最近的一个座位上，坐着一个身材纤细、长发飘飘的女孩。她的眼睛大大的，鼻梁高高的，脸颊尖尖的，如果这时有人说她是个模特或者女演员，想必比起嘲笑回应“瞎说的吧”的人，回应“我看也是”的赞同者应该会占大多数。以干事莞尔同学为首的六个男生把东堂大小姐围了个水泄不通。

“真是受欢迎啊。”

“她好漂亮啊。”小南发自内心地感叹道。

“不过，”我开口说道，“她看上去不像个有趣的人啊。”

东堂在摆满啤酒和鸡尾酒的桌子前面正襟危坐，面无表情，仿佛在等待暴风雨或者幽灵什么的经过。周围那些男生一个接一个地过来和她搭话，但她理都不理。

“美女正在忍受妖怪的唠叨呢。”鸟井表达了和我一样的看法，“好像无耳芳一^①似的。”

“鸟井君，你不过去吗？”小南问道，“鸟井君在初中的时候，

^① 无耳芳一是日本著名的怪谈故事。盲僧芳一擅长弹唱琵琶讲述平家一族的故事。一天晚上，一个武士带他去一个地方给许多大人物弹唱。芳一弹唱完毕后，聆听的男女都大声哭泣起来。从此芳一每天晚上都被武士领走给那些人弹唱。但寺庙的一个和尚却发现芳一其实是被鬼魂领走到一处墓地给一群鬼火弹唱，那些听他弹唱的大人物其实是平家的鬼魂。于是他在芳一的全身写下般若心经帮他避祸，但是却忘了在耳朵上写经文。于是当天晚上那鬼魂武士来时只看到一对耳朵浮在空中，只好将那对耳朵硬撕下来回去交差。因此，芳一以后便被称做无耳芳一，从此名声大作。

一看到美女就走不动道了。”

“你怎么知道的啊？”鸟井十分夸张地往后一仰，但马上回答道，“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要去了还不被人当成和那帮妖怪是一伙的啊，我还是找别的机会吧，等无耳芳一放松警惕的时候。”

“北村君，你肚子不饿吗？”关西小姐十分关切地问道。我赶忙回答“啊，是有点”，随即便把豆腐脑的盘子往自己面前挪了挪，开始找勺子。“勺子放哪里去了？”

“啊，在这里。”小南赶忙把手里漫不经心玩着的勺子递了过来。“这个还没人用过。”

我说了声谢谢，把勺子接了过来。正要舀一勺子豆腐脑，却“咦”了一下把勺子拿到眼前仔细观看。

“怎么了？”鸟井问道。

我握住勺子柄给大家展示。十分奇怪，靠近勺子头部的地方变得七扭八歪的。我看了看桌子上其他的勺子，都是直的。

“啊！”小南大声地叫了一声，“我一不小心……”

“怎么了？”关西小姐扭过脸来问道。

“啊——”鸟井看了看勺子，向小南投去了意味十足的一瞥，“果然不出所料，你还会呢。”

“还会什么？”我摸着勺子问道，就在这时候，包房的纸门被人粗暴地拉开了。

什么事啊？所有人纷纷向这边投来视线，全场的说话声顿时停了下来，周围变得鸦雀无声。

一个迟到的男生走了进来。他的脸庞圆乎乎的，肚子也圆圆的，有不少赘肉。他戴着一副墨镜，立着一头短发，两条粗眉十分浓重，仿佛一头从漫画中走出来的熊，哦，要么就是头猪。不过他

和漫画里的动物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的——这话并不是说他比它们更像那么一点人类，而是说他连一点可爱的地方都没有。

“啊——啊——”这个男生一进来便堵在包房门口摆弄起卡拉OK机来，拿起话筒开始试音。一阵音调越来越高的噪音震耳欲聋地响了起来，在场的众人无一不被震得不知所措。

“对不起，我来晚了。现在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西嶋。大家记住了，是西嶋哦。”

旁边一个人插嘴道，我也还没自我介绍呢。

不过西嶋没听见这句。我冷冷地想，这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我在几天以前才从千叶县搬过来，今天之所以来晚了，是因为在旁边大楼的麻将馆打麻将没法脱身。”

说的什么玩意儿啊，嘲笑的声音此起彼伏。我在心里也高喊着同样的话。

“不过，请大家听我说。”西嶋这时候突然换了一种口气，仿佛在向大家倾诉衷肠一般，散发出一种奇怪的热情。“我这个人啊，本来想构筑‘平和’，但大家却都妨碍我。”虽然他用“请大家听我说”这种客气的说法，但是却让人感到有点盛气凌人。他只要一说话就开始越说越快，让人听不清楚。“我先给各位不懂麻将的朋友介绍一下，麻将里有‘平和^①’这种和法，日语的汉字写成‘平和’，读成pinfu。我拼尽全力地想和一个‘平和’，为了祈祷和平去和‘平和’，虽然这种和法赢的钱十分少吧，但我还是竭尽全力。不过和我一起打牌的那些大叔却不断地来妨碍我，最后把我打得一败涂地。我明明是为了世界和平而祝愿的，他们这么

① 平和，相当于屁和。日语里写作平和，和日语里的和平写法相同。

做实在让我无法理解。”

我完全被那透过麦克风传出的音声震撼了，在场的其他人也都一个个听得瞠目结舌。

“等等，你们在这里做些什么呢？说起来，现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正在饱受战争的折磨，而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我是在谈论有关世界和平的大事，你们都发什么呆啊？”

他越说越兴奋，越说越跑题。我们这个位于仙台中华街的小酒馆和他说的战争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码事，因此我实在不明白，他郑重其事地在那里到底在讲什么。

“你们看上周的新闻了吗？美帝又一次进攻中东了。美帝在好几年前就攻击过没有核武器的伊拉克，打完还狡辩说‘我哪里做错了吗’，美国就是个这样的国家，就是个有着前科的流氓国家，看着吧，它又该说要打其他国家了。不就是为了石油嘛。号称自由国家，却剥夺其他国家的自由。面对这样的国家，我们日本年轻人却一点都不生气，是不是因为日本是这个流氓国家的小跟班呢？”

说到这里总算有几个人有了点反应。他们开始嘲笑他这种虽然客气但是武断的胡说八道，脸上开始露出不快的表情。

“你以为你是谁啊？”不知是谁喊了一句。这句话仿佛导火线一般，嘲笑的声音渐渐此起彼伏。

“你这个死胖子。”

“喝多了吧你？”

“洗洗回去睡吧你！”

“你脑子进水了？”

“真他妈恶心！”

“快把麦克风的线拔了！”

“他想干什么啊！”关西小姐露出不快的表情，但我的视线却怎么也无法从西嶋身上离开。

“我说啊，你们这些人可能都不敢相信，Joe Strummer^①和Joey Ramone^②早就不在人世了。”西嶋挥动着拳头振振有词。

“你说的那两人是谁啊？”不知道谁又喊了一句。我虽然知道这两个歌手，但还是想“不在人世了那又怎样呢？”

“两位朋克摇滚歌手已经离我们而去，这个世界今后将走向何方呢？难道我们这些学生不应该挺身而出吗？朋克摇滚的精神，难道不应该由我们这些笨蛋学生继承，并且发扬光大吗？”

“你才是笨蛋呢！”不知道谁大叫了一声，周围顿时笑成一片。不过西嶋同学并不在意，他接着说道：“我说啊，只要我们想要去继承……”他随后顿了一拍。

莞尔在那里自顾自地倒茶，不知道是谁故意打了一个呵欠。但我却不知道为何，非但不能把他的当耳旁风，而且还十分在意他接下来要说的话。

“只要我们想去继承……”西嶋张大了嘴巴，“只要我们想要去继承，就是让沙漠降下大雪也是易如反掌。”

西嶋十分肯定地断言道。

① Joe Strummer，著名乐队The Clash的主唱兼吉他手。乐队专辑《LONDON CALLING》十分著名。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Joe Strummer的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五十岁的Joe Strummer在屋内跌倒，他的妻子Lucinda发现后试着急救，但没有挽回他的生命。

② Joey Ramone，传奇朋克乐队Ramones的主唱兼鼓手。二〇〇一年，四十九岁的Joey Ramone因患淋巴瘤去世。

3

“我说你们啊，虽然你们觉得很无聊，”西嶋继续着他的演讲，但他越讲大家越是觉得无聊，“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么保持开一定的距离，只要自己好了就万事大吉，就这么凑凑合合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就可以了，是不是？可是这种生活方式哪里好了？尼采不是早就说过了吗，‘我们坐在当中，离开决死的角斗者和满足的猪仔一般远，虽然那被称为中庸，但那却是平凡。’^①”

旁边的鸟井乐呵呵地笑着：“尼采还说过这种话啊？”

“谁知道。”我耸耸肩膀。虽然我觉得这话说得挺像尼采的风格。

莞尔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好了，好了，我们知道了，你别再拿着麦克风了，无聊不无聊啊。”说着，他走近西嶋，四周一片冷笑。

“我说啊……我想说什么来着……”马上就要被抢走麦克风的西嶋，尽管身体被人架住了，但还是滔滔不绝。“我想说的是，为什么，那些麻将馆的大叔们，为什么要那么拼命地夺走我的生活费，我这么努力，这么竭尽全力地祈祷和平，这么努力地用钱去祈祷和平……我为了祈祷和平想和个‘平和’，他们却用满贯和跳满^②来对付我，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可高兴的……”

“靠，说了半天就想说这个啊。”鸟井憋不住笑了出来，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家伙实在是太怪了。”

① 出自《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② 日本麻将规定，平和为一番，五番以上叫满贯，六至七番叫跳满。

“鸟井，你说他算什么人？”我问鸟井，眼睛却一动不动地盯着西嶋，只见他拿着麦克风正在拼命抵抗。

“什么什么人？”

“他算近视眼型的还是鸟瞰型的？”

“可能是个近视眼型的吧。”鸟井说完便“嘎哈哈”地笑了起来。

我看了看我左前方的小南。她两个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还是那种如沐阳光的笑容。我又看了看小酒馆门口那个被男生们围了个水泄不通的东堂大小姐，她那张精致的脸蛋转向一边，注视着嘴里大喊着“我这个人啊”的西嶋。

或许对他们来说，不论什么事情都冷眼旁观的我，会成为他们生活其中的一个戏剧性的存在。我有一种说不上是预感还是期待的感觉，此时此刻我真的这么想——

才怪呢。

4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下子就到了五月。我一个亲戚说过，学生生活一眨眼的工夫就过去了，这么看来他说的还真有点道理。他还说了，春天一来，然后夏天就到了，秋天一过就是冬天，然后这一年就算是过完了。

应该去上的课和上不上无所谓的课，管得严的教授和管得不严的教授，受用终生的东西和无聊至极的东西，真实与虚幻交织在一起的情报自然而然地传到耳朵里，大学门口那个在四月还摩肩接踵的公共汽车站，现在也变得人烟稀少起来。

我尽量不随便翘课。我每天注视着教室里的座位，早上第一节